



茅盾

文集

茅盾一著 钟桂松一编

第9卷 短篇小说 (1934-1948)

本卷收茅盾在1934年至1948年间创作的
短篇小说33篇■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茅盾

茅盾／著
钟桂松／编

文集

第9卷 短篇小说 (1934-1948)

“新编”出版说明

◎钟桂松

这次出版的《茅盾文集》不是原来已出版过的《茅盾文集》的重印，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调整充实，重点突出茅盾的小说创作，充实了茅盾晚年重新整理出版的小说，如《少年印刷工》、《锻炼》等，并保留了茅盾的一些经典小说和他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如《蚀》三部曲、《子夜》以及中、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等。所以，这次“新编”出版的《茅盾文集》，既保留了原来文集的精华，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充分体现了茅盾作为伟大小说家的特色。这部新版《茅盾文集》是一部值得拥有和阅读的文学巨匠的作品集。

《茅盾文集》在茅盾生前出版的并不多，解放前在春明书店出版过文集，但是分量大多不是很重，单本的居多，在茅盾看来，都是为“稻粱谋”的集子。新中国成立以后，茅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职务，其创作几乎全部让位于行政工作。

但是，文化的传承不仅需要文化行政管理者的智慧，也需要作家的文学作品的保存和传播，20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为五四运动以来已故和健在的新文学作家出版文集，《茅盾文集》就是其中的一种。当时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这部由茅盾亲自选编校订的《茅盾文集》的出版，耗时甚长，从1958年3月出版《茅盾文集》第4卷，到1961年11月出版第10卷，前后历时4年多。

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文集》，应该是茅盾生前出版分量最重的一部文集，茅盾亲自选编了已经出版过单行本的自己认为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如《蚀》、《虹》、《子夜》、《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以及《林家铺子》《春蚕》等。此文集中也收入了他的剧本《清明

前后》和散文、旧体诗等，在文学式样、体裁上十分齐全。但是，在时间上，都是茅盾在解放前的作品，因而没有收入他在解放后写的那些评论文章。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茅盾文集》出版以后，至今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期间没有出版社重印过。茅盾逝世以后，《茅盾全集》的编辑工作启动，从1984年出版第1卷，到2001年出版第40卷，2006年3月又出版补遗两卷，前后历经20多年。2014年，黄山书社用三年时间重新编校出版了包括附录在内的42卷本《茅盾全集》。

鉴于一般读者不大容易去阅读几十卷的全集，有必要重新编一部有特色的文集，供读者了解一代文学巨匠的文学贡献，在茅盾家属的授权和支持下，我们新编这部十卷本《茅盾文集》，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

这部文集是根据《茅盾全集》的版本进行编选的。茅盾作为小说创作的大师，长篇小说是他的文学殿堂的主要内容，所以我们在编选时，注意收入茅盾的全部长篇小说，如以前《茅盾文集》里没有收入过的《走上岗位》、《锻炼》、《少年印刷工》等，以便读者了解茅盾长篇小说的全貌。同时，在这部新编的《茅盾文集》里，我们将茅盾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也收入进来，我们认为，茅盾的短篇小说也是茅盾文学世界里的精华，如《林家铺子》、《春蚕》等等，至今仍是难以企及的经典小说。最后，我们用一卷的容量收入茅盾那些充满智慧的作家论以及他自己的创作经验和评论。相信这些作家论、经验和评论，对广大文学爱好者来说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因为这里面有一代文学大师对创作规律的经验 and 认识。

在这部新编的《茅盾文集》里，我们依然保留了茅盾当年创作时的习惯用语，没有按照现在的文字规范要求去修改，相信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茅盾当年创作的气息，同时也是充分尊重作者茅盾先生的著作权的表现，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将编进文集的茅盾作品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卷说明

本卷收作者在 1934 ~ 1948 年间创作的短篇小说三十三篇。其中除七篇未曾编集外，其余均先后收入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泡沫》（1936 年 2 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印象·感想·回忆》（1936 年 10 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烟云集》（1937 年 5 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茅盾短篇小说集》第二集（1939 年 8 月）、重庆作家书屋出版的《耶稣之死》（1943 年 6 月），以及重庆建国书店出版的《委屈》（1945 年 3 月）等集。1979 年又全部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短篇小说集》上、下集（1980 年 4 月）中。

目 录



赛 会	1
赵先生想不通	12
微 波	19
有志者	22
尚未成功	36
无 题	51
第一个半天的工作	66
夏夜一点钟	72
拟《浪花》	76
搬的喜剧	82
儿子开会去了	89
大鼻子的故事	94
官舱里	110
送 考	117
烟 云	125
手的故事	154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186
水藻行	194
某一天	208
耶稣之死	214

列那和吉地	226
虚 惊	238
过封锁线	246
参孙的复仇	253
委 屈	259
船 上	269
报 施	276
小圈圈里的人物	287
过 年	299
一个够程度的人	317
惊 蛰	331
一个理想碰了壁	338
春 天	347

赛 会^①

—

下午四点钟光景，天空的乌云愈来愈浓。隔十多分钟，就有雷声，隆隆隆地，好像顽皮的孩子在楼板上拖凳子。

可是没有风。狗都吐长了紫黑的舌头，躺在没苍蝇的地方喘气。苍蝇全是红头金身的，懒懒的都钉在街角的西瓜皮堆上，远看就像一堆乌金色的牛粪。

有些红翼蜻蜓满空乱飞，团团地打圈子。

小摊上喝“凉粉”的人们一面揩那不住钻出来的汗水，一面望着天空说：“要下雨呢！”

孩子们摆出心事很重的嘴脸，看见有人从街西来，便攒住了问道：“今夜出来么？不会下雨的罢？”

这镇上因为天旱，就由镇西区的居民开头迎神求雨。照例是“周仓会”。昨夜已经出过一次，如果不下雨是要连来三夜的。

卖“凉粉”的人很正经地把两只手掌弯圆了，接成长管似的，罩在右眼上，又闭了左眼，仰脸朝天空“打着千里镜”；嘴里轻声说“靠不住”。忽而他放散了“千里镜”，就拍着摊旁边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的光头，大声说道：

“金官！你说下不下雨？”

“不！”金官怒声回答，像是命令人不准下雨。

“哈哈！依你金口！”

卖“凉粉”的汉子笑着说，旁的人也都笑了。

金官倒有点不好意思，转身就跑进了自家店里。这“凉粉”摊子摆在金官家的店门口，少说也有三五年了，金官和那卖“凉粉”的汉子是好朋友。

金官家的店是卖杂货的。说是“店”，实在不过是大一些的摊子。平时时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2月1日《文学》第二卷第二号。署名吉卜西。

候，有金官的爸爸和妈妈一对儿也尽够招呼主顾；三月和十二月略微忙些，金官就充了临时学徒。现今这七月里，生意最清，金官的爸爸吃过了午饭就不在店里，只留了老婆坐在那里扎鞋底。

听得大家笑，金官的妈妈放下鞋底，隔着柜台问道：

“阿虎！还剩几桶凉粉？——今晚上还摆夜摊么？保不定要落几点呢！”

卖“凉粉”的阿虎伸三个指头一扬，仰脸看看天空，苦笑着。

天色更黑了。乌云像山峰一样，重重叠叠，慢慢地移动。雷仍在远处响。淡弱的电光偶尔一闪，雷声便像近些。

女人们都把当街口晾着的衣服收起来，很嘈杂地说：

“可不是周仓老爷有灵？昨夜抬出来一趟，今天就有雨了！”

金官听得人们都说要下雨，就觉得讨厌。他想：阿虎还不收摊子，也许这雨不下也没定。然而阿虎等等再没有主顾，也就收了摊子，剩下的三桶“凉粉”就寄在金官家的店里，说：

“今夜生意做不成了！搁到明天也变做了水，张家嫂，你们要喝就喝，莫客气！”

金官的爸爸张老四也回家来了。七岁的女孩子阿珠骑在爸爸的肩头。

“要下雨了。今夜周仓老爷不出殿！”

张老四放下了女孩子，抹着额角上的汗，一面说，一面拎起瓦茶壶来，嘴对着嘴，骨嘟嘟地直吞。

金官和阿珠看着爸爸的脸，觉得天要下雨全是他们大人不反对之故。他们又仰脸看天。那些山峰样的乌云此时都像饴糖做的一般，纷纷软瘫下来，慢慢融成一片，颜色更加黑了。阿珠看了一会儿，就喊道：

“要下雨么？明天拿长竹竿戳你！”

吃晚饭的时候，天色已经墨黑。钟上却不过六点。金官和阿珠都少吃了半碗饭。一放下筷，两个孩子就跑出去，坐在阶石上，像昨晚那样，等候会来。

一群同街的孩子，都有十来岁，“报马”似的从街东跑来，向街西去；乱哄哄地嚷着：“让开，让开！老爷的轿子来了！”阿珠和金官都大笑。接着是第二批孩子又从街东跑来，中间有一个拿着灯笼，跑过金官他们跟前的时候，就叫道：

“阿金！去呀！去看老爷出殿！”

金官来不及回答，跳起来就跟着跑了。阿珠坐在阶沿上跺脚哭，忽然看见卖“凉粉”的阿虎唱着山歌走来。阿珠就拉住了，要他同去。阿虎一把抱起那女孩子，抗在肩头，却喊道：

“张家嫂！张家嫂！小姐要去看会！”

张家嫂在里面洗碗，只答应了一声“晓得了”，人却不出来。但是张老四押着金官来了，嘴里说：

“要看就在门口看！店门开得直荡荡，你就走开！”

阿虎笑了笑，就把阿珠放在柜台上，依旧唱着山歌走了。张老四就叫金官帮忙，将店板装上了一半，吩咐两个孩子只可以在门口等候，他自家又朝街西走去，那边是市中心热闹区域，远看去，灯光点得雪亮。

张家嫂扯一条板凳来，坐在店门口，和邻家的女人闲谈。

阿珠坐在她妈妈身边的门槛上，眼睛只望着街西头，她知道“会”是从那边来的。金官却像“放步哨”似的在左近溜来溜去，碰到认识的人就打听消息。

人们的回答都不一样。大人们更是随口回答，好像对于这“会”很冷淡。金官只好一个人着急。

阿珠还在那里耐心等候。可是她看见街西的灯火渐渐暗下去，暗下去，终于只有几点金星飘飘扬扬。后来金星也不见了。忽然“会”到了面前，火葱葱地乱做一团，跟昨晚见的完全不同。她笑了。但是一阵劈拍的蒲扇声将她惊醒，妈妈摇着她的肩膀说道：

“打瞌睡么？去睡罢！”

阿珠把眼一睁，看见金官朝她笑，看见没有会，她的眼皮又合上了。但这一次，连金星也没有，却是一团团的黑东西，接着又是密麻似的亮绳子，——她在雨里走。猛然一阵风，她翻一个身，看见自己躺在床上，妈妈用蒲扇赶蚊子。

“我不困，我不困……”阿珠含糊地嚷着，身子却滚到里床去了。

金官站在楼窗口，摆好了一定不肯睡的姿势。

这时街上有些人走过，脚步声很快。一个声音说：

“到底落了，我说挨不到明天！”

张家嫂也替金官赶蚊子。金官向来跟他爸爸睡，他们的床就在窗前。

“那么，会来了，一定要叫醒我呵！”

金官钻进帐子里，还没有心死。这时候，雨声萨拉萨拉地在瓦面上响起来，对街的人家碰碰地关窗子了。

金官朦胧中觉得又在街上和邻家的孩子们掷瓦片。把一条草绳当作龙王。他们把瓦片掷到“龙王”身上，一面喊：“烂草绳，死龙王，看你下雨不？”金官连掷三次不中，使性拿起那草绳来扯作两段。“不行！不行！”别的孩子都吵起来。金官就逃，却绊着什么跌了一交。这可就跌醒了。

窗外街上还有孩子们嘈杂的喊声。金官用手背揉眼皮，翻了个身。可是锣鼓声音又隐隐从远处来了。

金官本能地爬了起来，床头就是窗，窗是开着，金官钻出帐子一看，满街上全是人了，街西那些店铺全都熄了灯，黑魆魆地看不清，但就在那边，远远地人声轰动，夹着锣鼓。忽然街西转角处飞出一个火把来了，接着又是一个。金官快活得心跳。

大床上的阿珠也醒了，急得哭喊。金官半个身子伸出窗外，什么都不理会。这时张家嫂也来了，就把阿珠抱到窗前的桌子上。

街西转角处拥出一片火球来了，高高下下，红的夹着绿的。锣鼓打着冬冬镗冬冬镗的节奏。孩子们快活得乱叫。

那一簇火球愈来愈近，可是望过去却不及先前那么好看。锣鼓声也只是蓬蓬镗镗地，震得人耳痛。一会儿，都从窗下走过了，只是散散落落的许多人，各人手里拿一根长柄灯笼，有红的，也有绿的。鼓乐的一队也只有四个人，单调的打着。

金官和阿珠怔怔地看着，觉得昨晚上还要好看些。阿珠揉着眼皮，不满足似的拉了妈妈问道：“还有吗？还有吗？”妈妈不回答。

金官听得爸爸的笑声，在窗下街头。好像爸爸还说了几句话，就有若干人附和着笑。

“周仓老爷”也抬过了，那一簇红绿灯笼已在街东，密层层地转，又觉得好看了。金官盼望他们停在那里不动。可是他们到底去了，远了，一点一点小了。阿珠非常不过瘾似的赖在窗口不肯走。

忽然有几盏红绿灯笼飞跳过来，到金官他们的门前就停住。

金官听得他爸爸和那些红绿灯笼吵嘴，也有卖“凉粉”的阿虎的声音。爸爸的声音怒叫道：

“是我说的！你们打算怎样？”

“怎样么？明天请你吃茶！”

也是怒叫，红绿灯笼的长柄都乱晃了，像要打起来。妈妈在窗口发急，连声唤“阿金的爷”，可是下面吵做一团，听不到。妈妈就慌慌张张跑了。金官和阿珠也赶快躲到床里，不敢作声。

金官忍不住呵欠，却又尽力把眼皮撑开。听街上，还是闹哄哄，爸爸和妈妈却进房来了。爸爸哑着声音说：

“好好坏坏，大家公论，我赖什么！他们不讲理，我就怕了么？”

“你看会只管看会，说他们干么？又不是本坊会，写过你的疏……”

妈妈埋怨爸爸，埋怨了许久。可是爸爸不理，只把蒲扇扑得怪响。金官在床上听着听着也就睡着了。

二

第二天，张老四和“会”里人吵嘴的事总算由“和事佬”出场讲开。张老四在周仓老爷面前点了香烛，磕了三个响头。主持“周仓会”的人们还是恨恨然说：

“看你们后天出会，来不来我们西区！”

原来张老四所在那一区也要出“会”。这是西区的“周仓会”筹备成熟以后引出来的，名目也是求雨。现在雨既下了，西区的人们又扬言要报复，就有些老成人提议缩短路线，“总管老爷”只在本区内抬一转，不到别区去。

卖“凉粉”的阿虎整整一下午关心着这件事。说不到三句话，他就搔着头皮，眯着一只眼，好像自己问自己，轻声说道：

“当真只出本坊么？哦，还像什么会！”

坐在柜台后面的张家嫂听着要笑出来。阿虎觉得了，也勉强笑着，给自己辩护：

“可不是，张家嫂，他们说我是发财生意，写了我四毛钱的疏呢！呵

呵，发财生意！前天算是做了个夜市。昨天几点雨又落光了，三桶凉粉白白倒掉。要是明后天再不出点生意，四毛钱到哪里去找呀！庙里的老道士又问我讨井水钱，说我吃到他们出家人身上……”

正说着有人走到摊子前，叮的把两个铜子丢在板上。阿虎赶快转身盛起一碗“凉粉”，格外讨好，多加了一瓢。

“凉粉倒不消，多点儿糖罢！”

那人粗声说。阿虎做了个鬼脸，拿那小竹弓儿到盘子里糖堆上再刮了一下，笑着回答道：

“噢，多点，多点，这可多了！当真，糖贵了，两个铜板，只好卖糖。”

“你这不是东洋糖么？”

“说的对，就是东洋糖呀！用了本国糖，顶好的三煎，客人还嫌颜色太黑，我这小摊儿可就赔不起了，朋友，东洋糖禁过，一禁就禁涨了价。”

阿虎说着，就叹了一口气。

这时又来一个人，生得阔嘴浓眉，身材高大，他走到张家铺子前，往柜台上一靠，却用两个指头敲着柜台角，叫了声“阿虎来一碗！”却又嘻开了大嘴说：

“阿虎，生意经真好！又说东洋糖禁涨了价，生意难做了。”

“这是老实话呀！老六伯，来一个大碗罢？糖重点，我知道。”

阿虎说着，就拿一只大碗来盛“凉粉”。他不用那小小的竹弓儿在糖堆上刮，却用一个小调羹到另一个糖碗里去舀。加到第三调羹的时候，阿虎觑着老六伯转过脸去和张四嫂攀谈，就把那小调羹再在碗面上轻轻一掠，舀些糖回来，这一番手脚，又快，又自然，但是张四嫂在柜台那边已经瞥眼看见，就噗嗤地笑了。

老六伯好像也有点觉得。接碗去喝了一口，咂着舌头，慢慢地问道：

“阿虎！你的糖是哪里定做的？”

“不要讲笑话。糖，哪里去定去？”

“怎么不甜呢！”

“哈，哈，哈，老六伯，你的舌头真厉害！”阿虎脸上红了一下，却又趑到老六伯跟前轻声说：“糖是真正东洋白糖，换上了点白米粉，倒是有的事。客人们坐下来都喊‘糖重些！’噢，‘重些！’多刮一下，讨客人们个欢喜。要

用的纯糖，我卖了老婆也赔不了呢！哈哈，这是我们这一行生意里的过门呀，今天可拆穿了。”

老六伯和张家嫂都笑了。先前那位喝“凉粉”的也听得笑了起来。

老六伯原先是“外路人”，在这镇上的东岳庙前旷场上卖跌打损伤膏药，会几路花枪，现在他是水果店的老板，他的老婆却是镇上人，有名的“雌老虎”，三十多岁上招赘了这老六伯，几年一过，“雌老虎”的威风便煞倒了。人家都说是老六伯的拳头硬。

“老四不在家么？”

吞下了最后一口“凉粉”，老六伯看着张家嫂说。

张家嫂只摇了摇头，专心在她手里的鞋底。鞋底太厚，针刺去韧得很，张家嫂咬紧牙关用力拔针，脸都胀红。

阿虎刚来收了碗去，就问道：

“你要找老四？是不是‘三缺一’，等他去拢场子？”

“哈哈，你真是赌精，阿虎！两天没叉了，大家有事体。明天夜里，本坊‘总管老爷会’要扮一出地戏，公派了我来提调，人还没找齐呢。我想叫老四来一个。”

老六伯说到后面，声音低了，也慢了，好像心里正想着别的事，而这事又有些尴尬。

阿虎也像没有听明白，可也不再追问。什么“地戏”之类，他以为万万不及“抬阁”，——这是要用珠宝，用灯彩，还要用标致的“童男童女”，而“地戏”不过几个人穿了做戏的“行头”走走罢了，夹在“会”里无非硬凑一个名目，主事人们好借此多“写”几块钱“疏”。这是阿虎想起了就觉得不平的。然而回到了自己的“凉粉”摊边，揩抹着老六伯刚刚喝过的那只大碗时，阿虎又独自笑了起来，自言自语的说：

“哪！单出本坊，到底是谣言呀！有了地戏，还好意思单出本坊么？哦？”

“阿虎想赶夜市想痴了！”

柜台后面的张家嫂拔过了鞋底上最韧的一针，伸一个懒腰，很同情似的说。

“啊啊！老四嫂，你想！七月过到了梢，八月就在眼前，我这行生意，顶多再做二十天，好，二十天就是二十天，可是什么营业税得付一季呢！四块半大洋！嘿嘿！不心焦的，就是这个！”

阿虎一边回答，一边放下了碗，转过身来，伸出右手，朝着张家嫂那边做个“乌龟爬”的手势。

老六伯也笑了笑，眼睛瞅着张家嫂那边，忽然大声叫道：

“喂！老阿嫂！同你商量，叫阿四去扮点戏，你答应么？”

“唷，唷，真希奇了！……”

但是老六伯不让张家嫂说下去，拍着手大笑，回头喊着阿虎说：

“阿虎，阿虎！你也听得了罢？哈哈，希奇希奇不希奇，这条街上，谁不知道张家嫂答应了不怕张老四放赖。——老阿嫂，老实对你说，我同阿四商量过了，他吞吞吐吐答应不出来。这可好了，你先答应了，是不是？阿虎也听得。”

阿虎只是凑趣地笑着。

“啊哟！听听他这张嘴嚅！胡说八道，名气都被你们说坏了！”

张家嫂嘴里是这么说，心里其实得意。却又替丈夫谦虚：

“只怕他扮来不内行罢！”

“哈哈！有什么内行不内行，不过拿了大刀在街上走走，到那时候，外行也成内行了。”

老六伯说着把眉毛一挺，又怪样地笑着。

“那么，总得你老六伯指点他，不要闹笑话。”

张家嫂又替丈夫饶上一句客气话；手里的鞋底却又咬住了那支针，她胀红了脸，用力拔，卜的一声那支针断了。她嘴里咕噜了一句，就将牙齿咬住了那针的断头，再用力拔。

老六伯望着张家嫂那边，紧闭着他的阔嘴，脸颊上的肌肉凸起了两道棱也像在替张家嫂用劲似的。可是他心里在用劲拔的，却是一句话；他想要说出来，又想不说，——虽然张家嫂迟早会知道，可是照理得当面告诉她。然而张家嫂牙齿里咬着那断针的下半段抬起头来了，看见了老六伯那样作怪的嘴脸了；老六伯摇了摇头，闷着气似的说：

“好了，老阿嫂，不用你关照。——啊啊，回头老四来，你叫他到我店里碰一个头。总得先练一练，可不是么？——放心！摆摆样罢了，叫做不可不防。尽管放心，闹不了乱子！”

这样闪闪烁烁的话语，全不是老六伯的本色。张家嫂也只随口应着。

“回头你要放他到我店里来的呵！”

末了又开玩笑似的叮嘱着，老六伯就走了。

朝西人家的屋脊上只剩着淡淡的一抹太阳光。蚊虫开始在张家嫂的凳子下嗡嗡地“开市”了。阿虎在那里结算本天的账。回家的人们在街上走过，偶然也谈着什么“地戏”。有一群孩子“报马”似的跑过，打着唢呐，一连声喊道：

“明天夜里，地戏，地戏！真刀真枪！三十多个，真刀真枪！”

阿虎停止了数铜子的手，朝那些飞跑过的孩子们笑。

张家嫂也笑着走到柜台前，望着街西。

又是三五个人嘈嘈杂杂地谈着走近来了。可是中间没有张老四。

“他妈的，净做了九百钱的生意哪！”

阿虎把铜子托在手掌里叹气说。

“巴望你明天夜里出一笔大生意。”

张家嫂随口替阿虎“发利市”，可是猛然间她回想到刚才老六伯那些闪闪烁烁的话语真有点古怪了。而况那一群孩子跑过时又说什么“真刀真枪”。难道“总管会”里扮一出地戏要用“真刀真枪”，也算是体面么？

“恨死了？……余浮尸的，吃过饭就出去，到这时光，还不回来！”——张家嫂自言自语地咒骂她的丈夫，心里愈想愈怕，愈怕愈恨，手里扎的那鞋底，却也愈来愈韧，张家嫂咬紧了牙齿，恨恨地一针一针扎过去，仿佛这鞋底就是她那“余浮尸”的丈夫似的。

阿虎收好了“凉粉”摊子，仍旧把那九十个铜子托在手掌里，掂了一掂，轻轻叹一口气，便将这些铜子装进“板带”里，忽然又笑了起来道：

“张家嫂你报一个时辰来！”

张家嫂还没回答，那阿虎早已掉过头去，叫着一个过路人的名字道：

“喂，喂，和尚阿八！生意好么？明天赶夜会，还是我们两个老搭档，摆在鼎升酱园门前，——我们早点儿去，先占了场子，就不怕卖西瓜的麻子再来胡闹了。”

和尚阿八是卖“癩水豆腐”的，此时刚喝过几两烧酒，脸上红春春，披着衣襟，露出胸脯，连那胸口也有一搭是红春春的；他站住了，又退回几步，到阿虎面前，扬着一对红眼睛，哼哼地冷笑着说道：